

千百秀 著



渴望单一却入世不拔
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
只不过是一场欲望的角逐
纯粹的爱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答案的故事

LOVE AND DESPAIR

爱是自己给自己答案的故事

她+世纪

HER CENTURY

南京出版社



LOVE AND DESPAIR

她世纪
HER CENTUR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世纪/千百秀著. —南京:南京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718-185-0

I. 她... II. 千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5741 号

书 名:她世纪

作 者:千百秀

出版(发行):南京出版社

社址: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:210018

网址:<http://www.njpbs.com>

联系电话:025-83283871(营销) 025-83283883(编务)

电子信箱:webmaster@njpbs.com

责任编辑:陆永辉

装帧设计:三棵树

插图设计:吴冬妮

印 刷:丹阳教育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6.5

字 数:154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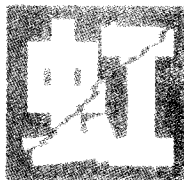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0

书 号:ISBN 7-80718-185-0/I·11

定 价:18.00 元

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



开了一家花店，在影城对面。花店的名字叫“痴”，忧郁得很，加之店堂内总是飘浮着张国荣的歌，那年的愚人节，他从楼顶跳下，所以从街角就能嗅到感伤的味道。花店的主要客户是来影城看电影的情侣，出奇的是他们并不讨厌这厢花店，反而常来光顾，且不还价。虹欢喜，看来辞去工作是个正确抉择。她在花店屋顶加盖了一间玻璃房，里面布置得落寞，抬头是黯淡星空，因为城市的霓虹淹了璀璨，只有在夜阑人静的三更，星空才短暂呈现迷幻色彩。侧身是影城的熙攘门口，那是人间天堂，正因此，虹看在眼里更觉落寞。落寞深处时她会打烊花店，管他出十倍价钱买玫瑰花的乞求表情。然后，关了灯，拖着极冷的身躯径直上了玻璃房。挑一支通透无尘的高脚杯，斟满 $1/3$ 葡萄酒液，晃一晃，便坐在临窗的米色布艺沙发里。沙发柔软得让人不想挪动，像一块磁铁，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挣脱。她的手正好能触到茶几上的香烟，毫不费力。她点燃一支纤细的“紫罗兰”，吸烟的姿态很别扭，用拇指和食指的顶端拈着烟屁，

只有三年没碰它的烟鬼和生手才这般吸烟，甚是不雅。烟雾快乐地从她口中逃逸，其实是她释放了它们。她喜欢猛吸一口，慢慢地吐，眼睛凝视烟雾看它们自由的神情。影城门口的人悉心便可发现她，但没有谁觉得她乖张，有她陪伴等一个迟到的人，时间捱得很快。

麦来了。她褪去华丽的披肩和嫣红的羊绒手套，说：“真冷啊，今年冬天来得早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”虹不搭理她，像是赌气，但眼角余光却窥伺着她，一副怜戚戚的模样。麦正过脸来，虹就连忙佯做冷漠，独自抽烟、呷酒、看街对面爱意深浓的人群。

麦说：“很好的位置，你应该找一个帮手，你是守不住店的。”

“谁说不是，但守得住寂寞的人很难找。”虹放弃伪装的冷漠，因为麦毫不在意，她也佯装的无趣，“你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，也没有电话，去了哪里，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麦知晓虹醋意萌发，话语中有些盘诘，有些酸味，便坐在沙发扶手上用手指挑起她的下巴说：“不管我去哪里，在做些什么，心里面都是你，所以我走不远。”

虹说：“我担心你，身边的男人杂得很。”

麦说：“我要生活，演艺圈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很不容易。”

虹说：“我懂你。”

她仰起脖子，轻触麦的唇。她还是向她妥协，但心里的直觉是麦要逃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何有这样的想法，也许寂寞使然，也许她不能失去麦。

麦坐到虹对面的沙发上，独自斟了杯酒，巧妙地往酒里放了一粒蓝色药丸。

虹敏锐地捕捉到，说：“你不能再吃了，迟早毁了自己。”

麦说：“我把持得了尺度。吃了它，幸福就驱赶不散。”

影城门口骤然喧哗起来，是夜场最后一拨人群。他们散后，整条

街道才正式宣布进入死寂的深夜。路灯随之黯淡，只有匍匐地面的纸屑、败叶、尘埃不时在瑟瑟风中飞舞一路，停下来，再飞舞一路，慵懒且没有任何明晰的目的。虹关了玻璃房的灯，对麦说：“抬头看星空，没有几人还记得她们。”麦仰首，神情恍惚，是蓝色药丸发作，她说：“这个偌大的城市里已没有多少纯粹的东西了，瞧这星空也像被蒙蔽上厚厚尘埃。抚今追昔，还是旧日好，没有污浊的烟云，没有寻找幸福的茫然，没有尘嚣中隐藏的另一副嘴脸，没有琳琅诱惑，没有倦怠心灵……”“你是怎么了？无缘无故地怨艾。”虹不知什么时候挣脱柔软沙发的吸引蜷缩在麦的膝下，头枕在她的大腿上，有些酒醉的微醺。

麦哀叹，用纤纤指尖抚摩着她寒凉的脊梁说：“惟有你是永恒不变的、一直追随的幸福。”随即俯身吻她的额头，剥开她精致的衣裳，像剥开一枚甜美糖果般的喜悦。虹也享受着，愉悦地呻吟。肉体摩擦的沙声在黑暗中蔓延开来。

阳光毫无遮拦地涌进玻璃房。

虹醒来。麦早已走了。她身上裹着麦的披肩，还有昨夜缠绵的味道。她惘然，捧起酒瓶，一仰脖子，喝干瓶子里最后一滴醇美的酒液。然后，等着麦下一次不约而来。

香格里拉一间可以看见江景的客房里盘旋着浓重的烟雾，逼仄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一个容貌周正的中年男人，斜靠在雕花红木床上，跷着二郎腿，嘴里叼着古巴雪茄，默默无语，脸上的表情扑朔迷离。

麦忐忑不安，揣测不出这位陌生的新锐导演的心思。

她说：“导演，你看我行吗？”

导演“哦”了一下，还是没有过多的表情。

麦觉得无望，缓缓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敞开窗户。一股冷风趁势侵入屋内，肆意流连。冷风是从江面上席卷而来的，所以有潮湿的水

LOVE AND DESPAIR



气和腐烂的味道，吸入肺中并不惬意。俯瞰下去，江面上泊着豪华游轮和连绵不绝的“突突”运沙船，它们并存在同一条狭窄的江面上显得唐突。好在人们习惯，不觉扎眼。江对面是万国建筑群，统统是上世纪初欧美列强的遗迹，现在却成了文物，成了更有权势的象征。若有什么能彻底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，那只有时间了。麦察觉一双手正试图挽住自己的腰，她回头一瞥，是导演的企图。她没有慌张，也没有挣扎，她能怎么办了？只是把头扭了回来，闭上眼睛，等待发生。良久，没有响动，导演的手哆嗦着收了回去。

他说：“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潜力的一位演员。”

麦一个寒战，回头，转身。看见导演开门离去。

一个小时的光景，她收到经纪人电话，祝贺她获得了角色。她过轮渡，走在繁华的南京路上，一直解不开自己成功的秘密。没有污秽的交易，没有咄咄的审视，没有巧妙的暗示，只有一个无伤大雅的未遂企图，导演便相中了自己？这样的结果反而令她对未来充满了惶惶。没有任何付出。

蓦然，麦看见一个身披黑色风衣的男人，行色匆匆。她停止迷乱的思绪，专注跟踪起这个男人。她不认识他，却分明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他身上有一股很熟悉的味道，有别于其他男人。她尾随在他的身后幻想着他的正脸是怎样的，忧郁的眼神，消瘦的面颊，厚实的嘴唇，和连着下巴胡须的淡淡鬓角？她并不完全清晰自己为什么跟踪他，为什么想看他的正脸。或许她真的认识他，他的脸可以让她有所回忆。

街道上的人很多，几次弄丢他，就在她怅然若失的时候，他又霍然出现在前方。他仿佛也注意到了她，生怕弄丢了她。

她跟踪他来到一条幽静的小巷，他忽然转身朝她走来。这时，她才发现小巷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她看清他的正脸，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一样。她有些兴奋，更加确定了他是从前认识的，只不过忘了而已。



她想,若是这样,他也一定认识自己。他离她愈来愈近,她紧张地屏住呼吸。他从她的侧面擦身而过,风轻云淡,和千千万万个无关邂逅一样。她有些失望,怔怔地伫立在原地。她想,他也一定忘了自己。她没有去追他,不,是没有继续跟踪他,因为没有什么意义,除非她和他忽地记起了对方是谁。

她放弃对他的记忆恢复,因为她努力了,他还是支离破碎。她径直往前走,走出小巷,惊异地发现小巷尽头的繁华路口,就是看见那个陌生男人初始的地方。

有人问她:“小姐,有什么需要帮忙吗?”

麦见是一位警察,条件反射地说:“没有!”

麦不太喜欢警察,她执拗地认为,警察一旦沾染上了谁,谁准是有麻烦了。麦继续往前走,记起自己先前是要去做头发的,没走几步,她又折了回来,追上那位询问她的警察,狐疑地问:“你为什么觉得我需要帮助?”

警察说:“我看你站在街头有十多分钟,一动不动的。”

麦说:“不可能,我一直在有目标的行走。”

警察说:“不可能,我一直锁定目标盯着你。”

麦恍惚,难道那个男人是幻觉一场,跟踪他的只是自己脱壳的灵魂?她只有这么想,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。

警察说:“你真的没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?”

麦说:“没有。”

入夜时分,麦路过“痴”。她没有进去,没有向虹炫耀头发的想法。“痴”是关着灯的,虹在楼上的玻璃房里,依旧临窗坐着,抽着烟,呷着酒,看着街对面。麦安全的坐在“痴”的台阶上,想起了与虹的初次邂逅。那是一年前,她还是戏剧学院的学生,出落的娉婷大方,引来不少

物色新秀的导演。一位很知名的导演独自开车送她回家，并应诺戏里的角色。她陷入懵懂的欢喜，未来五颜六色。导演忽然停住车，将她的座椅放平，顺势压住她。她这才发现车子停在一个偏僻的街道，且凌晨时间，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，静得像恐怖的荒冢。她尖叫和挣扎。他捂住她的嘴巴，露出恶魔面孔。正当她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车门忽然洞开，导演的头上挨了一棒，晕厥过去。她看见车外手持木棒、颤巍巍站着一个柔弱女子，便是虹。她跟着虹回家，一路惊魂未定。虹说：“世上没有一个男人值得你爱。”到了虹的家，虹细心地将她身上溅落的血迹洗掉。她躺在浴缸里，闭着眼睛，只感受到虹的手像一条游走的蛇，携着暖流，途经的地方开满鲜花。她觉得回到了家，一直寻找与梦寐以求的家。尔后，她把虹当做温暖与逃避忧伤的宿地，在此栖息和慰藉心灵。

麦觉得冷，望着玻璃房里还有灯火，那灯火诱惑着她。

麦还是没有上去，抑制着内心的欲望。

麦抗拒着欲望，不是要离弃虹，只是她心里明白得很，自己和虹都是有所缺失的女人，惺惺相惜并不代表璧人一对，苦楚只会裂得更深；她心里明白得很，自己和虹的未来并不齐驱，偶然的交错是别离的开始；她心里明白得很，虹只有陷入更深的落寞才会遇见她值得爱的男人。

麦抗拒着欲望，目的是为了逃离它，一点点地抗拒，一点点地逃离。她了然这欲望背后的温暖，只是沼气弥漫的泥潭，愈使劲挣脱，陷得愈深。

麦起身离去，混杂在散场的人群里。

蓦然，她又看见了他，披着黑色风衣的男人。他从对面走来，衣领高高地竖起，抵御着寒风。她想起下午的事情来，想必此刻出现的他又是幻觉。她闭上眼睛，什么也不去想。有人问她：“小姐，法华路怎



么走？”她睁开眼睛，见问路的是幻觉男人，便说：“让我摸摸你的手。”“什么？”男人有些疑惑，但还是从大衣口袋里伸出了手。麦抚摩着他的手掌，宽厚而温暖，皮肤上的纹路、骨节清晰可触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风衣男人神色错愕。

“对不起，只是觉得曾经熟识你，但又不能肯定，摸了你的手依然无法回忆。”麦连忙松开手，尴尬地清笑。

“没关系，我也经常认错人。”男人莞尔一笑。他很善于微笑，十分诱人，麦看得痴。“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法华路怎么走？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法华路往前走向左拐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男人继续赶路，行色匆匆。

男人走远了，麦才醒过神来，更加执着地坚信，自己一定在哪里见过他，绝不是萍水相逢的那种，绝不是人海邂逅的那种，绝不是淡忘江湖的那种。那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对自己也没有记忆？麦望着男人消失的街道尽头，叹了一口气。

麦形单影只地走在冬夜街头，新做的头发无人欣赏。

她异常的冷，想起了华丽披肩留给了虹。

导演让麦陪同一位赞助商吃饭，说是电影最后一笔资金，赞助商要见女主角。麦应允。赞助商肥头大耳，眼睛不规矩的在麦身上乱蹿，他说：“我看过你主演的一部电影，演技了得，男主角还是梁朝伟。”“你一定弄错了，我从来没有和梁朝伟做过搭档。”“是吗？”导演解窘说：“麦是很优秀的演员，这次由她担当女主角一定会大获成功。”赞助商拉着麦的手说：“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……”“来，我敬您一杯。”麦娴熟地摆脱赞助商的骚扰。这样的人，她见多了，有几个钱就臆想和凯瑟琳·赫本睡觉。觥筹交错，酒过三巡，赞助商满嘴油光，惺惺神态毕现。导演见他还没有松口赞助资金的事，有些按捺不住，不停暗示，又

怕痕迹过于明显得罪他。赞助商拉着麦的手不放说：“你们这部电影的资金缺口我包了，只不过，只不过……”“只不过什么？你有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满足你。”赞助商借着酒劲捏了一下麦的脸蛋说：“多水灵啊……”“您喝醉了。”麦支开他的油手，语气婉转。赞助商有些气恼：“怎么？我出了这么多钱，摸一下脸都不行？”“您真的喝多了……”

麦为难，知晓没有人能帮得了她，要么委屈自己，要么退出剧组，就这么两条路，且每一条都是自己不愿选择的。演艺圈就是这样，机会就是陷阱，你不跳，多得是跳的人。麦跳过，但跳的生涩也不潇洒，所以还是三流演员的身份。麦有时候懊悔，跳一次也是跳，既然跳了就要姿势优美，装什么清高，好似受了多大苦难。

看着逐渐袒露欲望的赞助商，麦了然他痛苦于自己的暗示被刻意忽视。麦又看了一眼导演，他回避着她的眼神，从一开始，他就知道赞助商要什么。麦又何尝不知，也有了心理准备，只是脸皮羞于撕破，或缺少不伤颜面的撕破方式而已。

赞助商愈发肆无忌惮，重新拉起麦的手，说起黄段子。饭桌下隐蔽的脚也没有消停过，踩得麦生疼。眼看脸皮就要被极不雅观地撕破，导演霍地站起来，狠狠喝完杯中烈酒，拉麦起身，对赞助商说：“我找别的爷去，你，我们伺候不了！”赞助商把酒瓶一摔，说：“老子两百万能买几千只鸡，吃你一只就舍不得了？送上门的多得是，你们给我滚，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！……”

麦没想到导演会如此袒护自己，十分意外。她走在导演身后，看得出，他很沮丧。他一定也是位时运不济的导演，因为不谙规则，所以年至不惑还是淡淡无辉，只能把自己划入新锐导演的行列。听说他拍过几部不错的低成本艺术片子，其中有一部还在国外获了奖。这又如何？赚钱的电影都是大投入的商业片。年轻人迷了方向，艺术也走了样。

LOVE AND DESPAIR



导演指着前面一个馄饨摊，对麦说：“吃点吧，暖暖身子，刚才没怎么吃。”

麦说：“好啊，我也饿。”

馄饨摊由一辆三轮车改装，上面平搁着一块木板，木板一角有个圆洞，洞下是煤球炉子，洞上支着铁皮锅。木板前面摆着一条跛脚长凳，可以凑合着坐。这即是灶台又是餐桌了。

老板说：“方便逃，常有城管查，无情的很。”

不过馄饨的味道蛮不错，而且便宜，一大海碗只需两元五角，寻常人家的喜爱。

导演蹙着眉头，吃得酣畅。麦矜持，吃一口便用纸巾拭一下嘴角。几口过后，果然，寒风吹在身上不冷了，只是粘稠的哀愁吹不散。老板看麦和导演穿的贵气，便叨叨起来：“天冷了，光顾的客人愈来愈少，连街道都冷清了许多，像你们这般模样的客人更是稀少。”

导演递给他一支烟说：“抽吧，老伙计。我们也和你一样，生存得艰辛。”

麦听导演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角一酸，黯然落了一滴眼泪。恰好，老板掀开锅盖，腾腾蒸气藏了她的伤感。

导演正欲吃第二碗馄饨时，城管便张牙舞爪地冲了馄饨摊，还警告食客不洁。老板看着七零八散的馄饨摊，蹲在地上叹息连连。导演丢给他一张大钞，麦添了一张。老板惶惶，接过后便不知怎么是好了。

两个人继续走，茫无目的。

麦说：“还有其他办法吗？”

导演说：“会有办法的。”

麦停下脚步，若有所思。导演走了十几米开外才发现丢了她，回首招呼：“麦，怎么不走了？”麦慢慢走到导演跟前说：“把赞助商的电话给我。”“做什么？”“我不能让你太为难。”导演激动地抽搐，想抱住她又



生怯。麦看在眼里，希望被他紧紧拥抱，仅仅是冷而已。

导演说：“不！我会有法子的。”

麦说：“不要徒劳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自己。”

导演说：“你决定了？”

麦说：“由不得自己。”

麦从赞助商房间里走出来，瞥见导演蹲在昏暗的走廊上，抽着古巴雪茄，显得倦意深浓。她顺着墙壁滑下去，蹲在导演身边说：“你一直在这里？”

“是的。你是不是想哭？”

麦觉得他幼稚，丰富的情感与他的年龄出入太多，这不是一个成功导演应该具备的品质。麦没搭理他，这样的问题还需回答？这样的问题还需问？她把手指插进头发梳理它们，头发打了结，缠住手指。她放弃梳理，抽出手指，合在胸前，嫣然一笑对导演说：“回家睡吧，开机的时候通知我。”然后起身，有些贫血似的头晕，她稳住，踩着轻快的步履离去。

路过“真锅咖啡馆”，麦走进，挑了个临窗座位，点了杯 Cappuccino。窗外像个舞台，人流匆匆没有一个是主角。他们的舞台或许不在此，或许他们的一生都是不知名的群众演员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台词，没有如潮掌声。她想，自己是幸运的。她品呷一口香甜而苦涩的 Cappuccino，觉得生活也是如此，笑脸下面的苦楚无人知晓。她一抬头，无意中瞥见隔了三张桌子的客人竟是他，那个自认为曾经相识的风衣男人。这是她和他第三次邂逅，倘若第一次不是幻觉的话，倘若证实这次也不是幻觉的话。

麦搅动着调羹，思量许久，决定结识他。

麦端着咖啡坐到风衣男人的对面，声音很轻，以至于他没有察觉。

麦静静打量着对面看书的男人，他神情专注，沉溺在书中的情节里。他定是读了一段悲剧，为何他的眉宇紧锁？他定是读了一段喜剧，为何他的眉宇像蓓蕾般舒展开来？

风衣男人终于抬头，他一怔，说：“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？”

他问询的口气充满低沉的磁性，能击溃任何设防的心灵。他问询的笑容还是那般致命诱人，使人再也无法逃遁。麦听到他如此问询自己，心里顿时卸了一块石头。这说明不是幻觉，他也看见了自己。

“是的，你见过我，在影城门口问过路。”

“我还记得你说过你曾经熟识我。”

“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。”

“那现在认识也不算晚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城。你呢？”

“麦。一个不成功的演员。”

“彼此，我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。”

“你现在还是否确定我们在此之前没有见过面？”

“谁知晓了，我们每天都要在这座城市里邂逅无数的人，有谁知晓谁的名字，有谁知晓会有故事发生。”

“那我们呢？”

“我们什么？”

“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？会有故事发生吗？”

“你想吗？”

麦低头，双手交叉紧握，惟有拇指脱离束缚相互缓缓旋绕，一会儿逆时针，一会儿顺时针。城突然伸过手来，拈去她发丝上一根微小的线头，说：“你真漂亮。”麦一激灵，温馨蔓延，不敢抬头，她说：“我得想想。”沉默少顷，她仰起头，用手支撑着脸颊，准备回答他。他却离席消



失，残存的朱古力还温热，溢着香甜的气息。麦连忙翘首窗外，看见城的背影过了街道，随即被滚滚人海淹没。

他怎么就这样走了？是我的答复太漫长，以至于他失了耐心和勇气？麦端起城没有喝完的朱古力，小心翼翼地尝试，真是暖人心腹。杯壁上还残存有他手掌的纹路，隐约可见。麦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他，能不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认出他，他会那般致命微笑着说：是你吗？

麦也很快离开了咖啡馆。她觉得咖啡馆就像一只真空盒子，窒息得人狂躁不安。

天空中悠然飘洒下雪花，稀疏而脆弱，落在地上瞬间就融了，连尸体也没有。街上的人都驻足脚步，仰望天空，如同观瞻一场盛大的舞会。是的，在麦的记忆里，以及所有人的记忆里，雪久违了，一场猝然的凌乱雪花，足以让人以喜悦的心情迎接。麦的记忆里，这座城市在童年里还是很酷冷的，每年都有一场大雪将城市覆盖。如今，淅沥的冬雨缠绵不歇，搅得地面泥泞不堪，使人狼狈之极。

麦吐出舌头，幸运的雪花落在舌尖。

麦感不到冷，她想，叫城的男人在哪里？

电影开拍。内容说的是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孩，为了得到她便诱使她染上毒瘾，女孩从此后离不开这个男人，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毫无保留地交付于他。不久后，男人不再爱她了，在一个清晨出走，再也没有回来。而女孩却无法戒掉毒瘾，为了筹集毒资，沦落成一个妓女，玩弄与被玩弄在男人之间。麦喜欢戏中角色，赢得也辛酸。男主角在戏里戏外都是一个浪荡男人，有五年的吸毒史，但长的实在俊俏，属于第一眼就能迷惑少不更事的纯情女孩的那种男人。

男主角总是越戏，占麦的便宜。